

邱貴芬《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書評

林佩吟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中文摘要

《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2023)是邱貴芬對台灣文學本土性的生產和世界性課題的長期學術關懷的匯總。對台灣文學研究來說，是部拋磚引玉的範例。此書叩問了一個簡單但十分重要的課題，即在全球化席捲的當今社會，作為非西方強勢語種的台灣文學，如何能讓更多台灣之外的非中文讀者接觸到來自台灣的文學。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梳理台灣文學為何符合 Casanova 的世界文學理論中的「小文學」(small literature)。全書理論性最鮮明的第二章回顧「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的研究模式。第三章論述了新世紀台灣文學的世界感 (cosmopolitanism)。第四章則以吳明益為例，縷析台灣文學作為「小文學」，如何讓英語世界的讀者接納。最後兩章將探討的範疇延伸到非傳統紙本文學的其他媒介，分析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與黃錦樹「南方華文文學共和國」概念的可操作性和侷限。這本專著不僅引導重審世界文學體系裡的「大」「小」之辯，亦開啟台灣內部文學體系內部，如何看待諸多文學板塊的反思。

關鍵字：邱貴芬、《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世界文學、台灣文學

Book review of Chiu Kuei-Fen's *The Global Path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Lin, Pei-Y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Global Path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2023) represents the culmination of Chiu Kuei-Fen's extensive scholarly dedica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indigeneity and global concerns within Taiwanese literature. It stands as an exemplary work within the field of Taiwanese literary research. The book raises a fundamental yet significant question: in today's globalized society, how can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a non-Western dominant literary tradition, facilitate greater access for non-Chinese readers beyond Taiwan to engage with its literary offerings? Comprised of six chapters, the book delves into a range of topics. Chapter One elucidates why Taiwanese literature aligns with Casanova's notion of "small literature." Chapter Two, the book's most theoretically rich chapter, critically examines research paradigms such as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Chapter Three explores the cosmopolitanism inherent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Chapter Four, utilizing the writings of Wu Ming-Yi as a case study, analyzes how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a "small literature," can be embraced by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The final two chapters extend the inquiry beyond conventional print literature,

examining the feasi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mediums such as the documentary *Le Moulin* and Ng Kim Chew's concep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ern Sinophone Literature." This book not only invite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big" and "small" debates within the global literary landscape, but also provokes contemplation regarding the diverse literary factions within Taiwan's internal literary system.

Key words: Chiu Kuei-Fen, *The Global Path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Taiwanese Literature

邱貴芬《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 書評

《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¹為邱貴芬近幾年來對台灣文學走向全球的關懷的具體成果，賡續也拓展了近期出版的中英文相關研究。本書叩問了一個簡單但重要的課題，即在全球化席捲的當今社會，作為非西方強勢語種的台灣文學，如何能讓更多台灣之外的非中文讀者接觸到來自台灣的文學。而這個問題意識，與本世紀之交開始升溫，迄今方興未艾的「世界文學」的討論相互呼應²。在論及此問題之前，邱氏首先介紹了英美學界和出版業對於文化輸出的長期主導，以及歐、美學者早自歌德開始，到較常被徵引的理論家例如 Franco Moretti（義大利學者），Pascale Casanova（法國學者），和 David Damrosch（美國學者）等，在界定「世界文學」這個觀念時的話語權。鋪墊了此背景後，邱貴芬引導我們思考如何在全球的文學互動中，或在西方的文化霸權下，尋覓更為公平或自由的交流的可能性。

導論中不論是張隆溪或劉洪濤的看法，都可謂此前提下的因應。儘管張隆溪以相對正面的態度來看待英語作為主要翻譯語言，但背後是否因此也強制地輸入了英語文學界特定的審美閱讀模式，使非英語的（小國）文學雖輸送到了西方，卻反而更加鞏固西方的審美標準？劉洪濤的見解，提供了其他可操作的研究進路，但也沒能全然消解英語和非英語世界的權力不均。兩人的不同側重，恰折射出世界文學這個概念的弔詭性或認知上的歧異：究竟是對大同共融理想的渴望，

¹ 邱貴芬，《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年）。

² 除了個別的專書，綜合性的相關討論可見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Djelal Kadir 合編的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Abingdon, OX: Routledge, 2022)。全書五十篇文章，分理論歷史、世界文學和其他學科（例如翻譯，離散研究）的關係、世界文學中（如性別等）的理論面向、世界文學的政治四方面鋪排。

還是將之視作全球化下的政經格局的複製。而歸根結底，或許正因「世界」可有不同層次的理解和相對應的側重，即，它可以是一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日趨不平等的，與政經實力亦步亦趨的框架，但也可以是一個近似 Casanova 所言，一個或多或少相對自主，讓各地的文本得以相互交融，溝通，或滲透的空間。無論如何，都驗證了此課題的相關性和在當下的意義。就此來說，《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可謂是在世界文學系統「中心—邊陲」的前提下，以台灣作為一個邊陲個案，對其如何能突圍而出的多方探索。

為突顯此書的意義和貢獻，可從較為宏觀的脈絡來檢視邱氏採用世界文學框架的意涵。筆者認為，以此框架來論台灣文學，彰顯了台灣文學內部的多語言特色，也讓台灣文學得以被放置在跨國（而非相對保守的「民族文學」）的脈絡下被檢視。當然，這並非意味著世界文學是研究台灣文學的唯一框架。近年來十分受學者青睞的華語語系，亦是同樣能彰顯台灣文學跨國特色的分析框架。但一如邱貴芬在他處指出，若將（以史書美為主的）華語語系當作研究方法，而非純粹指涉以中文書寫的作品，將意味著採取史氏的批判立場。不過，未必所有台灣文學範疇裡的作家都適用或同意此立場。而純以語言為準，則將無法囊括台灣的日文作品和用羅馬拼音寫成的原住民作品³。世界文學的框架則可包含這些作品。

採用世界文學框架，也與此理論本身在本世紀之交（尤其比較文學領域）的復甦相關。除了前文已提及的包含 Casanova, Moretti, 及 Damrosch 三人在千禧年前後陸續問世的論著外，關於這部分的書單，還可加上後來例如 Alexander Beecroft, Emily Apter, Pheng Cheah 等學者的討論，迄今可說已自成體系⁴。回顧台灣，這個研究趨勢某程度上也與台灣當代的文化政策走向攸關。以系統性地外譯台灣的中文書籍來說，早在 1990 年代文建會的努力開始，歷經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化部，到 2020 年由文化內容策進院接手「Books from Taiwan」以來，和

³ Chiu, Kuei-Fen,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wo Transitional Contexts: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Pei-Yin, Lin and Wen-Chi, Li, eds.,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Bloomsbury, 2023), pp. 22-23.

⁴ 參見 Beecroft, Alexander, "World Literature without a Hyphen. Towards a Typology of Literary Systems", *New Left Review*, no. 54(2008), pp. 87-100; Apter, Emily,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Verso, 2013); Cheah, Pheng,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歐美學界理論，形成了「裡應外合」，更使世界文學這一研究框架的效應持續升溫。

這本專著，即可被視作是此外緣內緣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產物，可與近幾年來其他台灣學者，或具台灣背景的學者的研究成果相互輝映，共同奠定了以「世界文學」來談台灣文學的譜系⁵。例如，比此書稍早或大約同時推出且可資對照的研究，即有黃美娥編的《世界中的台灣文學》(2020)，由翻譯研究視角切入的 Kung Szu-Wen,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Taiwan Literature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A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 (2021)，以及 Pei-Yin Lin 與 Wen-Chi Li 合編的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2023)，從理論策略、跨文化的吸納、台灣文學外譯三個向度來探討台灣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等。

除了導論和附錄，此書共分六章。第一章以 Casanova 的世界文學理論為出發點，梳理了台灣文學為何符合其理論中的「小文學」(small literature) 的因素，以及走向世界所需的條件。之後以台灣文學在英譯過程中，所擁有的各種不同助力因素來加以闡述。內容觸及了政府對台灣文學外譯的推動、譯者、專業版權經紀人、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以及具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場域說裡的授聖 (consecration) 機制的具指標性的國際文學獎項，也兼論台灣文學在台灣以外的教研概況，為理解本書作了多角度的背景鋪墊。

第二章回顧現有的主要三個研究台灣文學的模式，即「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是全書理論性較鮮明的一章。關於第一個框架，邱貴芬主要參照了大陸對「世界華文文學」概念或學科的幾位奠基者和長期研究者 (劉登翰、劉小新、周寧、劉俊、古遠清等) 的觀點，並歸納其研究的四重意義：不再獨尊「中國文學」、促進跨文化研究、強調「在地性」、挖掘文學場域中的權力結構。這個部分亦可納入海外學者的努力，特別是 1985 年在威斯康辛大學裡，劉紹銘和馬漢茂 (Helmut Martin) 兩人所構思的一個能將香港、星馬華文書寫一併納入討論的國際會議，也即是 1986 年在德國君斯堡 (Guenzburg) 召開的「中

⁵ 關於最近這個世界文學的討論趨勢，Jessica Ssu Chieh Fan 的 “Taiwa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Lens of World Literature” 已作了梳理。Fan, Jessica Ssu Chieh, “Taiwa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Lens of World Literature”, (來源：<https://taiwaninsight.org/2023/05/02/taiwanese-literature-through-the-lens-of-world-literature-publications-in-2022-and-2023/>，2023 年 12 月 8 日)。

國文學的大同世界」(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Literature)。據王潤華所說，「大同世界」是劉紹銘將「大英共和聯邦」的「共和聯邦」一次的漢化而來⁶。陳慧樺則在提及「世界華文文學」，以周策縱的「多元文學中心」的概念，來說明自己對各地華文文學之間的「大中心與小中心的辯證、互動關係」，而非中心之於邊陲這樣的霸權關係⁷。儘管德國這個會議的成效有限，甚或與初衷相反⁸，但籌劃背後的華文文學「大同」的「多中心」的去霸權思維，及其與海外華人離散之間的關聯，是值得開展的討論向度。

第三章論述了新世紀台灣文學的世界感(cosmopolitanism)，即，作者在創作時以整體世界，而非以特定的地區或群體為關注對象。邱氏認為，台灣文學裡以地球公民為導向或關注弱勢他者的作品仍不多，但她觀察到台灣文學的生產過程中，對外來文學或文化理論的援引和挪用。之後她以楊双子(1984-)的創作、短篇小說集《華麗島軼聞：鍵》(2017)、另類文學史《百年降生》(2018)、原住民寫作，分別討論了作家們展現世界感的方式，例如：改編或改寫、跨國(尤其日本)大眾類型小說的展演、斷裂式的(台灣)文學史考古嘗試、重新與漢字書寫磋商以思考我族和他者之關係。前三個個案皆可瞥見作家們在世界感策略之下的伏流，即，對台灣集體記憶的探尋與對台灣文學自成一格的本土傳統的深情召喚。而原住民寫作部分，則從魏貽君提及的「第四世界」文學概念，探究了原住民族群認同和文學(世界)感的微妙辯證。書中擷取的主要個案為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1961-)近作中的流暢中文。瓦歷斯·諾幹在原住民文學的定義上，曾是母語創作的擁護者⁹，也曾以「自治區」概念來談原住民文學之於台灣文學的關係¹⁰，其文字取態上的轉變，耐人尋味。當他對中文不再採敵對姿態，而是將中

⁶ 龔鵬程，〈世界華文文學新世界〉，(來源：<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Taiwan/gong/gong-06.htm>，2023年12月9日)。

⁷ 陳慧樺，〈世界華文文學：實體還是迷思〉，《文訊》雜誌革新第52期(總號91)(1993年5月)，頁77。

⁸ 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研究在西方——新方向、新方法的探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卷3期(1991年9月)，頁40。

⁹ 他認為只有以原住民語言創作出的作品，才能稱作原住民文學。見瓦歷斯·諾幹，《番刀出鞘》(台北：稻香出版社，1992年)，頁131。

¹⁰ 瓦歷斯·諾幹，〈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現代文學的幾點思考〉，收於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台北：麥田，2000年)，頁112-113。

文視為其世界想像的一個媒介語言，讓原住民文學這處於「南方之南」的文學板塊，掙脫其向來的後殖民立場，展現出能承載不同題材和風格的潛能。

第四章則以吳明益（1971-）為例，縷析台灣文學作為「小文學」在走向國際之路上，如何衝破層層藩籬，終讓英語世界的讀者接納。本章指出，吳明益在面對國際文學資本不足、落後、遙遠、能見度低等至少四個障礙時，逐一解套，與國際讀者接軌。邱貴芬認為，吳明益在敘述中，納進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指涉，展現（圖文並茂的）深刻科學素養，加上魔幻寫實手法與全球共同關注的環保議題的加持，還有政府和出版社等各方的推波助瀾，讓吳明益（至少以他的《複眼人》（2011）來說）得以逐一拆解這四個走向世界讀者無法規避的難題，將台灣的故事傳播給英語讀者。吳明益的「成功」模式在現今台灣文學界，是否可被複製，或其他同樣能被視作「成功」打入國際市場的台灣作家（如：作品被譯為多國語言的李昂、黃春明、王文興等、2015年獲紐曼文學獎的朱天文），又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消解文化隔閡，都讓本章留下了諸多值得深化的餘韻。本章一開始提及的張愛玲（1920-1995）的英文書寫在戰後的英語文學界的鐵羽而歸，箇中原因難以簡單釐清，但其自我翻譯和雙語（或非母語）書寫的個案，卻也開啟了台灣旅日雙語自譯作家李琴峰（1989-）的個案，這亦是另一個可繼續挖掘的課題。

最後兩章將探討的範疇延伸到非傳統紙本文學的其他媒介。第五章以跨媒介敘事和改編理論入手，分析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2016-）如何「展演」（perform）了特定時空下的一段台灣文學史的（法國—日本—台灣）關於現代主義美學實驗的跨國繞道流通路徑，以及其由不同形式、平台和媒介各司其職地多次衍生的這個台灣渴望與世界連結的不均等迴路。書裡指明，這是一次「權力關係不對等的跨文化交流」¹¹，殖民地台灣文藝者的實踐，在島內外，皆未泛起太多漣漪，似乎成了 Damrosch 所言的「雙重折射」¹²的反例。筆者以為，此個案有兩個面向值得深思。一是台灣的（被殖民）文化主體，在彼時該如何被理解，特別是日本（或日文）之於台灣當時知識分子想像世界文化的中介性，為第六章談

¹¹ 邱貴芬，《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年），頁168。

¹² 同註11，頁30。

及 Andrea Buchner 的「三角翻譯」概念埋下了伏筆。風車詩社的主要成員們在透過日文翻譯（日本作家堀辰雄翻譯的考克多，即 Jean Cocteau）吸納關東大地震，昭和時期盛行的モダニズム（modernism）時，實已偏離了法國「原版」的超現實主義，至少非布列東（André Breton）的以無意識為基礎的自動性（automatism）方法¹³。另一層則是風車詩社成員們追求的前衛美學，似仍難逃無法永不停息地反對現有成規而不成為建制部分的困難，以及注定曲高和寡，自我修正的命運。台灣現有的文學史書寫，仍隱約可見此點。目前文學視角已相對多元，「現代主義」橫向移植的功過，也不乏對其在地性的討論，但在主流的後殖民文學史觀下，大抵仍被擠至邊緣。

最後一章首先釐析了黃錦樹（1967-）「南方華文文學共和國」概念的可操作性和侷限。邱貴芬敏銳地覺察到，黃的概念難以如其所宣稱的「沒有中心」，因其前提已是重層階層化的結果：中文現代文學是世界文學裡的加拉巴戈群島、台港星馬文學是中文文學的加拉巴戈群島中的小島、然後是華文文學的加拉巴戈群島中的小島、星馬文學，則是這層裡的小島中的小島。此一以島嶼觀點（archipelagic view）為主的中文文學世界體系，如何與其他「群島」論述（如 Glissant 的）對話¹⁴，有待進一步闡明。之後論及 Buchner 提出的「三角翻譯」對「小文學」之間如何（透過西方文學中心）照見彼此的路徑，及網路平台（以李昂數位主題館，與全球使用者協力共寫（crowdsourcing）的維基百科詞條為例）對小文學能見度的作用。以維基百科為例，這個由下而上，相對親民的數位平台，與代表象徵資本，型塑文學審美標準的，例如國際文學獎或台灣主流文學史的認知之間的美學感知差異，又或兩者之間是以怎樣的關係共存，有待後續追蹤。

此書是邱貴芬對台灣文學本土性的生產和世界性課題的長期學術關懷的匯總。對台灣文學研究來說，具拋磚引玉之功。在理論涉獵和個案實證上，均有可資借鑒之處。書中論及的可用來分析台灣文學的各種理論框架和有趣案例，都可

¹³ Liu, Yi-Chen (劉怡臻), "Reading Taiwan through Japanese and French Literatures: The Surrealism of *Le Moulin* Poetry Society" (從日法文學閱讀台灣：風車詩社的超現實主義) in Pei-Yin Lin and Wen-Chi Li, eds.,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Bloomsbury, 2023), pp. 69-80.

¹⁴ 參見 Glissant, Edouard, Betsy Wing trans., *Poetics of Rel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進一步辯證和討論。尤其是跨媒體的盛行，通往世界之路除卻傳統的文本外譯，也有各種形式的文本演繹（例如影視、遊戲的改編）和旅行方式。網路時代更讓前人學者難以納入視野的讀者反應部分，有了相對易取的資訊可加利用。本書在跨媒介的研究面向上，也作出良好示範。閱畢全書，若干議題的討論仍意猶未盡。例如：世界文學和跨國文學固然並非可相互置換的名詞，但跨國的架構下，台灣在華語文學系統中，倒未必是「小文學」，而可以是生產的重鎮和認可的中心。書中提及的華文作家的「登（入大）陸」，見證了「台灣的沒落」¹⁵，或有斟酌空間。

作為對台灣文學極具使命感的學者，邱氏此書字裡行間，流露對台灣文學這個小文學憂心忡忡。儘管其在世界上的能見度依舊有限，但台灣亦有若干至少在華語文學世界的優勢，吾人無需太過悲觀。以華文文學的生產來說，台灣長期扮演了出版作品，推介作者的重鎮。已逝的香港作家西西（1937-2022），早期作品多在台灣洪範出版。八〇年代也有《聯合文學》慧眼推出木心專號，讓彼時在紐約的他，頗傳奇地登上台灣文壇。更早亦有六〇年代中期，張愛玲與皇冠簽約，除了讓她經濟條件穩定下來，也對戰後張的小說在台灣的流通打穩根基。就台灣文學的外譯來說，吳明益（如邱貴芬指出）在國際讀者群中頗受好評，讀者們樂於透過吳的作品來認識台灣。台灣蓬勃的同志書寫，也進一步促使日本學界反思其觸及此議題的作品的量相對匱乏。黃英哲即指出，2018年專論日本文學的「昭和文學會」召開「何謂酷兒閱讀」座談。台灣文學研究者垂水千惠因《台灣性少數文學》編者身分，受邀與研究日本文學、英美文學的日本重要學者同台發言。她指出紀大偉的〈儀式〉（《感官世界》，2011）受大島渚同名電影影響，而邱妙津《鱷魚手記》（1994）則有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影子。這可說是台灣酷兒文學的影響外溢，因其帶動了日本學者回頭重探日本文學與電影，顯示了台灣作為參照系的作用¹⁶。

¹⁵ 同註 11，頁 177。

¹⁶ Huang, Ying-Che (黃英哲), "From Taiwan's Literature to Taiwanese Literature: A Paradigm Shift in Japanese Translation" (從台灣的文學到台灣文學：日譯中的範式轉移) in Pei-Yin Lin and Wen-Chi Li, eds.,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Bloomsbury, 2023), pp. 166.

以給獎機制來說，歷史悠久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文學獎，即是以華文書寫的作者們一展身手平台，可被視作華文世界中頗被認可的象徵資本。誠然，其象徵資本或無法與更具世界性的諾貝爾文學獎相比，或聚焦中文作品的花蹤文學獎等同，但仍不啻為值得關注的機制之一。例如，非留台的黎紫書（1971-）雖已在馬來西亞當地獲獎，但在台灣陸續榮獲兩大報文學獎後，進一步推動其在華人地區的作家聲名，錦上添花。又如 2012 年與 2015 年，東北的雙雪濤（1983-）和的天津的楊君寧（1984-）分別獲台北文學獎年金，開啟了這些中國新銳作家們繼創作的機會。香港作家陳慧（1960-）也於不久前甫獲 2023 年「金典獎」。這些作者們的投稿動機，得獎後的發展或不相同，但台灣作為華文文學獎的認證機制的主場域，不乏激勵作用。黎紫書即言，台灣的文學獎相對開放，是比馬華本土更高的認證¹⁷，其在台獲獎後，也讓其投稿幾乎無往不利。而對雙雪濤、楊君寧來說，台灣的文學獎貴在提供機會，儘管未必是步入文壇的保證¹⁸。而認可機制之外，作家自身的流動，亦是可讓華文文學看見彼此的契機。例如：夏曼·藍波安（1957-）的航行、連明偉（1983-）的跨國流動等，都可算是這類相互對話的嘗試，儘管是否能在其他文學圈裡發揮作用，仍難有定論。總之，台灣在「小文學」或「南方華文文學」之間扮演的角色，還可深究。或許，我們可以對「多角」折射的可能性樂觀其成。英語之外，亦有不同中介語，和其他非主流語言的翻譯情況值得探索。

在邁向世界的期許之下，亦不妨重審世界文學體系裡的「大」「小」之辯，而台灣內部文學體系裡的「大」「小」之辯，也依舊引人尋思。關於前者，我們或可自問，對「世界文學」，或通往世界的期待究竟是什麼？關於此問題，每一國家都可提出自己看待世界文學的方式，也仍可繼續對英語作為現今世界格局的霸權語言保持批判性。關於後者，在以福佬人為主的本土轉向後，如何看待原住民、外省第二代、馬華在台文學、華語或非華語寫就的移工文學等諸多文學板塊，在台灣文學主體性已然確立的二十一世紀，仍是台灣文學步向世界時不可忽略的

¹⁷ 黎紫書、甘耀明，〈卸下馬華包袱，成為一個作家〉，（來源：<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48/7145401>，2023 年 12 月 9 日）。

¹⁸ 李怡芸，〈台文學獎給機會，陸新銳返鄉無捷徑〉，（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03000788-260301?chdtv>，2023 年 12 月 9 日）。

面向。吳明益曾不只一次表示，他的知識來自於世界的不同文化，所以其作品「同時會具有世界文學的本質」¹⁹，然而，沒有台灣，他的創作「將沒有依據」(would have no basis)²⁰。本土性和世界性顯然並不相違，那麼，是否「大文學」和「小文學」的二元對立，也未必是個必然前提？

書名的兩個關鍵字「文學」和「世界」，則敦促我們重新掂量兩者間的關聯。上個世紀以來，文學不時被當作呈現社會和文化進程，或表述認同掙扎的工具，而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北美，世界文學這一概念則常被視為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的背反²¹。然而，在「世界文學」概念初被提及的十八世紀，文學並非學術研究中的最主要關懷。將視角拉回當下的世界文學討論時，我們常不自主地賦予了文學抵抗全球化的重任。或許，這本身已是英語作為目前最通行的世界學術語言下被默認的研究進路²²。筆者無意削弱文學作為(政經實力)象喻的可能，但從「中心—邊陲」二元設置的世界文學切入，台灣的邊陲位置勢必成為一種預設而難以翻轉，而「世界」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歐美的代稱。也許，我們可另尋出路，從其他「世界」(如華語文學世界)來評估台灣所處的優劣勢。

國際認可究竟意味著什麼亦值得深思。是硬實力的再確認的虛榮，抑或是藝術價值上的肯定？此肯定是因吻合給獎方的評審品味而被接受？還是真能以在地特色遊走世界？就這點而言，Tihanov 呼籲的「超越流通」(beyond circulation)，重視流通中的文本之審美價值，倒頗有道理²³。流通若僅是政經地位的肯定，那麼，這將意味文學愈來愈少被當作一種藝術形式，或一個美學載體來欣賞，而是不約而同地一再被視作其生產地或國家是否被世界認可的指涉。文學確實可以是造世(worlding)的一個環節或過程，不過，如何避免一廂情願地高估文學的力

¹⁹ 羊正鈺，〈吳明益：中國不懂台灣文化，兩岸緊張都是政治人物造成的〉，(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8647>，2023年12月9日)。

²⁰ “Man Booker prize reverses nationality decision on Taiwanese author”，(來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8/apr/04/man-booker-prize-reverses-nationality-decision-taiwanese-author-wu-ming-yi-the-stolen-bicycle-china>，2023年12月9日)。

²¹ 相關討論可見 Damrosch, David, “World Literature, National Contexts”, *Modern Philosophy*, vol. 100, no. 4 (2003), pp. 512-531.

²² 方維規提及，Gauti Kristmannsson 指出德國學界的世界文學研究更重建構，英語學界經常採用的解構視角被冷待。見氏著，〈何謂世界文學〉，《文藝研究》2017年1期，頁5-18。

²³ Tihanov, Galin, ed., “Beyond Circulation”, *Universal Localities: The Languages of World Literature*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2), pp. 233-246.

量（文學的流通和世界秩序的象喻是否絕對成正比，可再商榷），但也不貶低文學可能內蘊的批判力度，或許是得以依循沒有大小之別的，更開放的「多中心」原則來談世界文學的先決條件²⁴。總的來說，《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折射出的「感時憂台」有理有據，在此路上前行，未來仍有諸多挑戰。但筆者以為，台灣也可自成中心，台灣文學的給獎機制在華語文學圈的效應，也許文學獎的光環日減，但對作家們的象徵資本，不無推波助瀾之效，而這亦可擴及其他藝文產業如電影製作環境與給獎機制（如趙德胤的例子，相對開放的金馬獎）。同時也可勘探是否能產出優秀經典以饗讀者（儘管筆者無意將文學從社會脈絡中抽離）。我們難以具備所需的語言天賦，亦無暇窮盡所有作品，也未必每一文學都值得閱讀或外譯，優質作品因此更顯重要。歐美讀者的自我中心，或比較文學者的「偏食」委實有待改善，但亦期許「小文學」的耕耘者，致力產出「好文學」來助其跨國流通，亦有年輕世代的研究者投入。如此，除了觀照傳播度這樣的量化研究，也能兼及美學價值的質化探索。在當下的數位時代，面對「世界之路」，有危機意識未嘗不好，但也不妨靜觀其變，樂觀其成。

²⁴ 「世界文學」一詞，雖以歌德的影響力最為人津津樂道，但德國歷史學家 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 早在 1773 年的文章「冰島文學與歷史」即提出。文中他將冰島文學與其他七大文學並列為「世界文學」的代表，指出雖仍鮮為人知，但「同等重要」，可算排除大小之別的普世思想。見註 21 方維規文章。

參考書目

一、專書

瓦歷斯·諾幹，《番刀出鞘》（台北：稻香出版社，1992年）。

邱貴芬，《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年）。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台北：麥田，2000年）。

Apter, Emily,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Verso, 2013).

Cheah, Pheng,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D'haen, Theo, 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Abingdon, OX: Routledge, 2022).

Glissant, Edouard, Betsy Wing trans., *Poetics of Rel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Lin, Pei-Yin and Wen-Chi Li, eds.,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Bloomsbury, 2023).

Tihanov, Galin, ed., *Universal Localities: The Languages of World Literature*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2).

二、期刊論文

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研究在西方——新方向、新方法的探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卷3期（1991年9月），頁33-43。

方維規，〈何謂世界文學〉，《文藝研究》2017年1期，頁5-18。

Beecroft, Alexander, “World Literature without a Hyphen. Towards a Typology of Literary Systems”, *New Left Review*, no. 54(2008), pp. 87-100.

Damrosch, David, “World Literature, National Contexts”, *Modern Philosophy*, vol. 100, no. 4 (2003), pp. 512-531.

三、雜誌文章

陳慧樺，〈世界華文文學：實體還是迷思〉，《文訊》雜誌革新第 52 期（總號 91）（1993 年 5 月），頁 77。

四、電子媒體

龔鵬程，〈世界華文文學新世界〉，（來源：<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Taiwan/gong/gong-06.htm>，2023 年 12 月 9 日）。

黎紫書、甘耀明，〈卸下馬華包袱，成為一個作家〉，（來源：<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48/7145401>，2023 年 7 月 1 日）。

李怡芸，〈台文學獎給機會，陸新銳返鄉無捷徑〉，（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03000788-260301?chdtv>，2023 年 12 月 9 日）。

羊正鈺，〈吳明益：中國不懂台灣文化，兩岸緊張都是政治人物造成的〉，（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8647>，2023 年 12 月 9 日）。

“Man Booker prize reverses nationality decision on Taiwanese author”，（來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8/apr/04/man-booker-prize-reverses-nationality-decision-taiwanese-author-wu-ming-yi-the-stolen-bicycle-china>，2023 年 12 月 9 日）。

Fan, Jessica Ssu Chieh, “Taiwa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Lens of World Literature”，（來源：<https://taiwaninsight.org/2023/05/02/taiwanese-literature-through-the-lens-of-world-literature-publications-in-2022-and-2023/>，2023 年 12 月 18 日）。

